

译文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Emma Jane Austen

[英] 简·奥斯丁 著

Jane Austen

祝庆英 祝文光 译

# 爱玛

Emma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英] 简·奥斯丁 著

Jane Austen

祝庆英 祝文光 译

爱玛

Emma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玛 / (英) 奥斯丁 (Austen, J.) 著; 祝庆英, 祝文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3

(译文名著文库)

ISBN 978-7-5327-4170-0

I. 爱... II. ①奥... ②祝... ③祝...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4977 号

Jane Austen

EMMA

爱玛  
EMMA

Jane Austen  
简·奥斯丁 著  
祝庆英 祝文光 译

责任编辑 王洁琼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wen.com.cn](http://www.y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陆中路 193 号 [www.cwen.com](http://www.cwen.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87,000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170-0/I·2341

定价: 17.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628900

## 译本序

既无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无波澜壮阔的场面，小小的天地，普通的男女，但就是这样内容的作品却把它们的作者推进世界文学史上一流作家的行列，甚至被一位评论家誉为“在所有英国作家中，唯独她的声望最为稳固”。<sup>①</sup>

而且这位作者只活了四十二岁，一生只写了六部完整的小说。其中两部在她去世后出版。她生前出的作品都用笔名，死后才公布了她的真名和身份。

她，简·奥斯丁，一个响亮的名字。

奥斯丁于一七七五年十二月生于英国汉普郡的史蒂文顿，兄弟姐妹八人。父亲在该地担任了四十多年的教区长。他是个学问渊博的牧师，妻子出身于比较富有的家庭，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因此，奥斯丁虽然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但是家庭的优良条件和读书环境，给了她自学的条件，培养了她写作的兴趣。她在十三四岁就开始写东西，显示了她在语言表达方面的才能。一八〇〇年父亲退休，全家迁居巴思，住了四年左右，他在该地去世，于是奥斯丁和母亲、姐姐又搬到南安普敦，一八〇九年再搬到乔顿。一八一六年初她得了重病，身体日益衰弱，一八一七年五月被送到温彻斯特接受治疗，可是医治无效，不幸于同年七月十八日死在她姐姐的怀抱里。她终身未婚，死后被安葬在温彻斯特大教堂。

她的第四个哥哥亨利·奥斯丁写过一篇《奥斯丁传略》，文字不长，

可是充满感情，对我们了解这位非凡的女作家很有帮助。它介绍了她的外貌，性格，爱好，鉴赏力，待人接物如何宽厚和真诚，等等。这里，想引用有关她对于文学事业的态度的一段，我觉得这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多么朴实却又光彩照人的奥斯丁：

“她之所以成为一个女作家，完全是出于兴趣和爱好，她最初的本意，既不是图名，也不是为谋利。……她的好几部作品是在出版以前许多年就创作出来的。她的朋友们费尽唇舌，才说版她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作品。因为她虽然尊重他们的判断力，却总是怀疑他们对她会有所偏爱。……那些具有识别力的读者对她的称赞不时地传到她耳边，使她感到十分欣慰。不过，她虽然听到这样的称赞，仍然非常害怕落下不好的名声，因此，假如她现在还活着的话，尽管她的声誉愈来愈高，她还是不会同意在自己的任何一部作品上公开署名的。”<sup>①</sup>

奥斯丁二十一岁时写成她的第一部小说，题名《最初的印象》，她与出版商联系出版，没有结果。就在这一年，她又开始写《埃莉诺与玛丽安》，以后她又写《诺桑觉修道院》，于一七九九年写完。十几年后，《最初的印象》经过改写，换名为《傲慢与偏见》，《埃莉诺与玛丽安》经过改写，换名为《理智与情感》，分别得以出版。至于《诺桑觉修道院》，作者生前没有出书。以上这三部是奥斯丁前期作品，写于她的故乡史蒂文顿。

她的后期作品同样也是三部：《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和《劝导》，都是作者迁居乔顿以后所作。前两部先后出版，只有一八一六年完成的《劝导》因为作者对原来的结局不满意，要重写，没有出版过。她病逝以后，哥哥亨利·奥斯丁负责出版了《诺桑觉修道院》和《劝导》，并且第一次用了简·奥斯丁这个真名。

《爱玛》是一八一四年一月开始动笔写的，一八一五年三月底写完。在这期间，《曼斯菲尔德庄园》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于是这部《爱玛》在这年年底顺利地问世了。一年多以后，奥斯丁去世，《爱玛》成了她生前最后一部与读者见面的小说。

英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凯特尔对《爱玛》一书的内容作丁这样扼要的

① 引自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奥斯丁研究》第1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概括：“《爱玛》是关于婚姻的小说，故事从一件婚事（即泰勒小姐的出嫁）开始，以三件婚事结束，并顺便考虑了其他两件婚事。小说的主题是婚姻，但不是抽象的婚姻。”<sup>①</sup>

小说的主人公是爱玛。我们看作者是怎样开门见山，把一个活生生的爱玛送到我们面前的：

“爱玛·伍德豪斯，漂亮，聪明，富有，还有舒适的家庭和快活的性情，生活中一些最大的幸福，她似乎都齐备了。她在世上过了将近二十一年，很少有什么事情使她痛苦和烦恼过。……因为姐姐嫁了人，她很早就成了家里的女主人。”（本书第一页）

整部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爱玛为了排遣寂寞，时常邀附近住宿学校的寄宿学生哈丽埃特到家里来陪她，并把哈丽埃特置于自己保护之下。哈丽埃特是一个身份不明的私生女，爱玛总以为她出身贵族，因此要她拒绝农夫马丁的求婚，并且一再替她寻找合适的丈夫。爱玛姐夫的哥哥奈特利比爱玛大十六岁，他进入了爱玛的生活环境。爱玛为人撮合，却从不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奈特利虽然早就爱上爱玛，可是又经常批评她的缺点，对她干预别人的恋爱与婚姻表示不满。但爱玛仍一味鼓励哈丽埃特去爱牧师埃尔顿。在埃尔顿同霍金斯小姐结婚后，她又要哈丽埃特去爱弗兰克·邱吉尔。由于误会，哈丽埃特爱的竟是奈特利。爱玛发觉后大吃一惊。这时她才发觉自己心里一直爱着奈特利。于是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弗兰克·邱吉尔和简·菲尔费克斯结为夫妻。哈丽埃特也和马丁成婚，皆大欢喜。

当然这样的介绍太简单，不过读者就要开始读正文，所以这里不详叙了。

《爱玛》被认为可能是奥斯丁最成熟的作品。

凯特林这样评价说：“使《爱玛》产生感人力量的是简·奥斯丁态度背后的感情深度和现实主义，为提出这一看法，我们或许已谈得相当充分了。她以一种一丝不苟、然而又是热情洋溢并具有批判眼光的精确性检验了她的天地中存在的问题。不可否认，这个天地是狭窄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其狭窄性到底关系多大。”他接着指出：“天地狭小其实毫无关

<sup>①</sup> 引自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奥斯丁研究》第247页。

系。重要性是不能用题材大小来衡量的。”<sup>①</sup>

奥斯丁写的是爱玛和她活动的那个圈子，但是她关心的是当时的妇女问题。凯特尔的分析十分中肯：

“……这部小说中的巨大道德热情，同她的其他小说一样，无疑来自简·奥斯丁对当时社会妇女问题的理解和感受。这种对妇女地位的关注，使她对婚姻问题的看法富有特色和说服力。这种关切是现实主义的，不带浪漫色彩，用正统的标准来衡量，是带有破坏性的。”<sup>②</sup>

爱玛控制哈丽埃特的婚姻一事，不能说她是从小心出发。她确实关心和爱护哈丽埃特，我们在本书的许多篇章可以看到她总在为哈丽埃特的婚姻操心，而且从中她自己也得到了启发。“她出于叫人无法承受的自负，自以为了解每个人的感情秘密；出于不可饶恕的自大，硬要安排每个人的命运。结果证明，她全都做错了。”她在为人作嫁时，没有想到自己。可是等到她知道哈丽埃特爱上奈特利以后，她才突然发现自己一直爱着奈特利。故事发展在这里有了一个急转弯，她和奈特利成了夫妇。她原来反对哈丽埃特嫁给马丁，后来也对他们终于结合感到高兴。在爱玛看来，马丁不配做哈丽埃特的丈夫和哈丽埃特不配做奈特利的妻子是同样的道理。婚姻应当门当户对，我们今天自然不会同意这种婚姻观，但是要看到这不正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婚姻关系吗？奥斯丁提出的解决妇女问题（自然包括婚姻问题）的办法是严肃的，然而表现在她的作品里又增添了喜剧色彩。在十九世纪初，英国流行着一些感伤小说，奥斯丁现实主义的小说使读者闻到一股清新的气息。

可是当时英国的文坛对于这位女作家的小说态度却很冷淡，有的甚至加以贬低，连夏洛蒂·勃朗特都批评奥斯丁说：“她全然不知激情为何物。”<sup>③</sup>只有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独具慧眼，他写了第一篇有分量的奥斯丁评论，就是那篇著名的《一篇未署名的关于〈爱玛〉的评论》。他向读者推荐这位女作家，特别介绍了《爱玛》。他指出作品的优点，他说：“作者对人世的了解，以及读者一定会认识到的她那种表现人物的特殊的老练手法，使我们想起了佛兰德斯画派的某些优点。”<sup>④</sup>在他的日记里也

① 引自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奥斯丁研究》第255—256页。

② 转引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第413页。

③ 引自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奥斯丁研究》第53页。

④ 同上书第23页。

有好几处提到奥斯丁，如一八二七年九月十八日的日记就这样写道：“……阅读了奥斯丁女士的一部小说，消磨了整个晚上。她的作品里描绘的真实性总是使我感到愉快。的确，它们所描绘的并没有超出中产阶级社会，但是她在这方面确是无人能够企及的。”<sup>①</sup>

只是像司各特那样评介奥斯丁的评论当时还不多，在十九世纪奥斯丁没有得到她在文学史上应有的位置。直到二十世纪情况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评论家从各个方面深入研究奥斯丁，确定了她经典作家的地位。我国读者喜欢她的《傲慢与偏见》，它的中译本成了最畅销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希望《爱玛》也能受到读者的欢迎。

生命之树常青，有生命力的书也是常青的。

译 者

一九九三年一月

---

① 引自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奥斯丁研究》第 27 页。



第一卷



## 第一章

爱玛·伍德豪斯，漂亮，聪明，富有，还有舒适的家庭和快活的性情，生活中一些最大的幸福，她似乎都齐备了。她在世上过了将近二十一年，很少有什么事情使她痛苦和烦恼过。

她的父亲极其慈爱和宽容，他是他两个女儿当中小的一个；因为姐姐嫁了人，她很早就成了家里的女主人。她母亲去世太早，母亲的种种爱抚，她只模模糊糊记得一些。后来，母亲的地位由一个当家庭教师的出色女人填补了，论起对爱玛的感情来，这个女人并不比一个母亲差。

泰勒小姐在伍德豪斯先生家里待了十六年，说她是家庭教师，还不如说是个朋友。这两个女儿她都很喜欢，可是特别喜欢爱玛。她俩间的关系更像亲姐妹那样亲密。甚至在泰勒小姐名义上还担任家庭教师的时候，她那温和的性情就已经几乎不允许她对爱玛有任何管束了。如今，权威的阴影早已消逝，她们像相亲相爱的朋友般地生活在一起，爱玛可以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她十分重视泰勒小姐的见解，但是做任何事情却主要还是按照自己的见解。

爱玛处境的真正的不利，其实就在于她有权过于任性，而且对自己的估计往往略为偏高一点，所以她的许多乐事就有可能遭受损害，减少趣味。然而，这个危险目前还没被她发觉，她还根本没有认为这两个缺点是自己的不幸。

悲哀——一种淡淡的悲哀——来临了，但是决不是以任何令人感到讨

仄的形式出现的。泰勒小姐结婚了。失去泰勒小姐，她第一次感到了悲伤。正是在这个亲爱的朋友的大喜日子，爱玛第一次一连很久坐在那里，沉浸在悲哀的沉思之中。婚礼结束了，新娘等一行人走了，只有她的父亲和她两人在一起吃饭，看来不像会有第三者来使这漫长黄昏的气氛活跃起来。吃完晚饭以后，她父亲像往常一样，静下心来去睡觉了，这时，她却只能枯坐着，想念她所失去的一切。

这件大事完全有希望让她的朋友获得幸福。威斯顿先生品性端正，家境优裕，年龄适中，举止谦和。她怀着克己的精神和慷慨的友情一直巴望这门亲事成功，而且极力撮合，想到这一点，自己感到还有几分满意，可是，对她来说，这却成了一件使她一上午都神情沮丧的事。每一天的每一小时，她都会感到失去了泰勒小姐。她怀念她过去的一片情意——十六年的深情厚意啊——从她五岁的时候起，就怎样教她书，和她玩——在她身体健康的时候，怎样竭尽全力地爱她，使她快乐——在她童年生各种疾病时，又怎样照料看护她，一直到病好。这上面她欠了她一大笔恩情，可是，伊莎贝拉出嫁以后，只剩下她们两人在一起，她们平等相待，无话不谈，对于这最后七年的回忆就显得更加可贵更加亲切了。很少人能有这样一个朋友和伴侣：聪明、渊博、能干、温柔，熟悉所有的家务，关心家里所有的事情，尤其是关心她，关心她的每一种乐趣和每一个打算。她可以把想到的每一个念头都说给对方听，而对方非常宠爱她，以致从来不对她有所挑剔。

她该怎样来忍受这种变化呢？不错，她的朋友搬到了离开他们只有半英里的地方去，可是爱玛意识到，住在只有半英里以外的威斯顿太太同住在家里的泰勒小姐之间，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她在禀赋和家庭方面有那么些有利条件，她现在却面临忍受精神孤独的很大危险。她深深地爱着她的父亲，可是他不能作为她的伴侣。在谈话的时候，不管说正经的还是开玩笑，他都没法使她感到满意。

他们父女之间的实际年龄相差太大（因为伍德豪斯先生结婚并不早），而他的体质和习惯更大大加深了这种年龄悬殊的不幸。他一生体弱多病，身心两方面都缺少活动，论年纪还不怎么大，可已经暮气沉沉了。他心地善良，脾气温和，所以到处受人喜爱，但是他的才智却从来没有使人觉得可取。

爱玛的姐姐结婚以后，虽然相对来说离她还不太远，就住在伦敦，只相

隔十六英里，但也不是天天可以见面的。伊莎贝拉下一次来将是在圣诞节，她和她丈夫带着他们的小娃娃们回家来过节，使家里又住满了人，并且再次愉快地跟她团聚，可是在这以前，她在哈特菲尔德还得苦苦熬过十月和十一月的许多漫长的黄昏呢。

海伯利这个人口众多的大村子几乎相当于一个镇，哈特菲尔德尽管有它单独的草坪、灌木丛和它自己的名称，其实还是属于这个村子。那儿没有跟她旗鼓相当的人物。伍德豪斯家是那儿首屈一指的人家。大家都尊敬他们。因为她父亲对人一般都客客气气，她在当地也就有了许多熟人，可是她觉得那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替代得了泰勒小姐，哪怕替代半天也不行。这真是个令人悲哀的变化，爱玛也只能为此唉声叹气，妄想一些不可能办到的事情，直到她父亲醒来，她才不得不摆出一副快活的神情。他的精神需要支持。他是个神经质的人，动不动就情绪低沉，跟他相处惯了的人他个个都喜欢，不愿意跟他们分手；也不愿意有任何一种变化。而结婚呢，一定会引起变化，所以总是不愉快的事。他自己女儿结婚以来，他思想上始终有疙瘩，虽然那纯粹是情投意合而缔结的婚姻，但是他每次说起她，都还不免要带着怜悯的心情，而如今却又不得不和泰勒小姐也分手了。出于他温柔面自私的习惯，而且又根本想不到别人会有跟他不同的感觉，他就一味地相信，泰勒小姐做了一件对他们和对她自己来说都是可悲的事，她要是把她的余生在哈特菲尔德度过，那她就一定会幸福得多。爱玛尽可能快活地微笑和聊天，免得他去想这些事情；可是，等到茶点端上来时，他却还是忍不住把吃午饭时说过的话再说了一遍：

“可怜的泰勒小姐！——但愿她能回到这儿来。多可惜啊，威斯顿先生竟然看上了她！”

“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爸爸，你知道我不同意。威斯顿先生是那么个性情和善的、讨人喜欢的、出色的人，他完全应该娶上一个好妻子；再说，在泰勒小姐可以有她自己的家的时候，你总不能让她跟我们过一辈子，并且忍受我这一副古怪脾气吧？”

“她自己的家！但她自己那个家有什么好呢？这一个家有三倍大呢，你也从来没有什么古怪脾气，我亲爱的。”

“我们会常常去看看他们，他们也会常常来看看我们！我们会经常见面的！这得由我们先开始；我们得马上去作一些婚礼后的拜访。”

“我亲爱的，那么远的路我怎么去呢？伦多斯真太远了。我连一半

路还走不了呢。”

“不，爸爸，没有人想要你走路啊。我们当然得坐车去。”

“坐车！可詹姆斯不会愿意套上马去赶那么一小段路的；况且，我们作客时，可怜的马放到哪儿去呢？”

“可以放在威斯顿先生的马厩里，爸爸。你知道这事情我们都已经说定了。我们昨晚跟威斯顿先生都谈妥了。至于詹姆斯，你尽可以放心，他总是巴不得上伦多尔去，因为他女儿就在那儿当使女。我怀疑的只是，如果要他送我们上别处他会不会愿意。那多亏你啊，爸爸。你给汉娜找到了那个好差使。你不提起，谁也没想到她啊——詹姆斯对你可感激不尽呢！”

“我很高兴，当时想到了她。这是很幸运的，我无论如何也不愿让可怜的詹姆斯认为自己被人忽视，我肯定她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用人；这姑娘既懂得礼貌，又能说会道；我对她印象很好。不管什么时候我看见她，她总是行个屈膝礼，向我问好，很讨人喜欢；你叫她上这儿来做针线活儿的时候，我留意到，她总是好好儿地把门锁转上，从来不把门砰的一声关上。我肯定她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用人；可怜的泰勒小姐能有个过去经常看到的人在身边，也是个很大的安慰啊。不管詹姆斯什么时候去看望他女儿，你知道，泰勒小姐都能听到我们的消息。他可以把我们大家的情况告诉她。”

爱玛千方百计地让她父亲把这些比较快活的想法滔滔不绝地讲出来，还希望靠了十五子棋<sup>①</sup>，让他能够好歹度过这一个黄昏，除了她自己的懊丧以外，不让他受其他不快的想法所困扰。十五子棋桌放好了，可是紧接着走进来一位客人，这就用不着这张棋桌了。

奈特利先生三十七八岁，是个头脑清醒的人，不仅同这家人是认识已久的至交，而且还有着特殊的关系，他是伊莎贝拉的丈夫的哥哥。他住在离海伯利一英里路的地方，是这家人家的常客，他来总是受欢迎的，这一次来比平时更受欢迎，因为是直接从住在伦敦的、他们双方共同的亲戚那儿来的。他出门几天以后，回家吃了顿很晚的晚饭，现在步行到哈特菲尔德来告诉他们勃伦斯威克广场<sup>②</sup>一切均好。这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让伍德

① 一种双方各有15枚棋子、掷骰了决定棋格数的游戏。

② 伊莎贝拉一家住在勃伦斯威克广场。

豪斯先生高兴了一些时候。奈特利先生的快活的神态一向对伍德豪斯先生有好处；他问了许多有关“可怜的伊莎贝拉”和她的孩子们的情况，都一一得到了极其满意的答复。问过以后，伍德豪斯先生感激地说：

“你真好，奈特利先生，这么晚了还来看我们。我怕你一路走来一定够饿吧。”

“一点也不，先生。今晚月色很美，天气也暖和，我不得不离你们那熊熊的炉火远一点儿。”

“不过，你一定觉得地上又湿又脏。但愿你没着凉。”

“脏，先生！瞧我的鞋，一点泥也没有。”

“啊，那倒真是奇怪，因为这儿下过一场大雨啊。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下了半个小时的雨，雨大得真可怕。那时我还要他们把婚礼推迟呢。”

“顺便说起——我还没祝你们快乐呢。我完全了解，你们感到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快乐，所以我没急于向你们道喜，不过，我想一切都进行得还顺利吧。你们大家当时怎么样？谁哭得最厉害？”

“啊！可怜的泰勒小姐！这事可真叫人伤心。”

“对不起，我可要说‘可怜的伍德豪斯先生和伍德豪斯小姐’，但是，我绝对不说‘可怜的泰勒小姐’。我对你和爱玛都非常敬重，但是说起自立不自立的问题——无论如何，只须使一个人高兴总比要使两个人高兴来得容易吧。”

“特别是其中之一是那个富于幻想而又讨人嫌的家伙！”爱玛开玩笑地说。“你脑子里就是这么想的，我知道——要是我爸爸不在旁边，你准会这么说的。”

“不错，我亲爱的，我相信这话说得很对，”伍德豪斯先生叹了口气说。“我怕我有时候是很富于幻想而又讨人嫌。”

“我最亲爱的爸爸！你总不见得以为我会指你，或者设想奈特利先生指的是你吧。这想法多么可怕呀！啊，不！我不过是指我自己罢了。奈特利先生爱挑我的毛病，你知道——是开玩笑啊——这全是开玩笑。我们相互之间总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事实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看出爱玛·伍德豪斯的缺点，奈特利先生正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唯一向她指出过缺点的人。虽然这在爱玛自己听来并不怎么顺耳，但是她知道，在她父亲听来，会更不顺耳得多，所以她不

希望父亲真的起了疑心，以为并不是人人都认为她是完美无缺的。

“爱玛知道我从来不恭维她，”奈特利先生说，“可是我的意思并不是指责哪个人。以前，泰勒小姐要使两个人高兴，如今她只要使一个人高兴了。这对她很可能只会有利。”

“唔，”爱玛说；她宁可放下这个话题，“你要听听婚礼的情况吧，我很乐意讲给你听，因为我们大家的行为举止都很不错。人人都准时到场，人人都容光焕发。没一滴眼泪，也几乎看不到一张忧伤的脸。啊，不；我们都感到只不过要分开半英里罢了，肯定每天都能见面。”

“亲爱的爱玛能很好地忍受一切，”她父亲说。“可是，亲特利先生，失掉了可怜的泰勒小姐，她可真是伤心啊，我肯定，她以后一定会比她现在所设想的更加想念她。”

爱玛掉过头去，一边流泪，一边微笑。

“爱玛不想念这样一个伴侣是不可能的，”奈特利先生说。“如果我们不这样想，先生，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喜欢她了。可是她知道，这门亲事对泰勒小姐是多么有利；她知道，到泰勒小姐这个年龄，是应该在自己的家里安顿下来了，这是多么合情合理的事，而且过得舒适又是多么地重要，所以她不会让自己悲痛得超过了欢乐。泰勒小姐的朋友看到她这样美满地结了婚，没有一个会觉得高兴的。”

“你忘了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快活，”爱玛说，“而且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那就是，这是我亲自做的媒。你知道，四年以前是我做的媒，当时那么多人都说威斯顿先生决不会再结婚，我促成了这门亲事，而且证明是做对了，这总该叫我感到安慰吧。”

奈特利先生朝她摇摇头。她父亲疼爱地接口说，“啊！我亲爱的，但愿你不要做媒，也不要预言，因为不管你说什么，都会应验。可别再做什么媒吧。”

“我答应你，不给自己做媒，爸爸，可是我确实不得不给别人做媒。这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事啊！而且，你知道，又是在获得了这样大的成功以后！当初人人都说威斯顿先生决不会再结婚。啊，天哪，不！威斯顿先生当了那么多年鳏夫，没有妻子的他看上去那么舒适幸福，又经常是那么忙，不是忙于城里的事务就是忙于应酬这儿的的朋友，不管上哪儿都受到欢迎，始终是兴高采烈的——如果他不甘寂寞的话，他一年中决不会有一个晚上孤零零地一个人度过。唔，才不会呢！威斯顿先生当然决不会再结



婚。有人甚至议论说，他对临终的妻子许过诺言，还有些人议论说，他的儿子和舅舅不让他结婚。在这件事上，有各种各样的胡乱猜测，而且是一本正经地说的，可是我一句也不相信。大约四年以前吧，泰勒小姐跟我在百老汇巷遇到他，从那天起，我就在这件事上打定了主意。当时天下起蒙蒙细雨来，他那么殷勤，急急忙忙赶到庄稼人米切尔家去，给我们借来两把伞。从那一刻起我就计划着要做这个媒；在这件事情上我获得了这样的成功，亲爱的爸爸，你总不会以为我以后要放弃做媒吧。”

“你说‘成功’是什么意思，我不理解，”奈特利先生说。“成功意味着努力。如果过去四年当中你一直在努力促成这门亲事，那你的时间就可以说是没有白过，是花在为别人着想上。一位年轻小姐把脑子用在这上面还是值得的！可是，如果说，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说你所谓的做媒只意味着你有过这个计划，有一天你闲得慌，心里想，‘如果威斯顿先生能娶泰勒小姐，那对她说来倒是件很好的事，’而且以后经常一再这样想——那么，你又凭什么说获得了成功呢？你的功劳在哪儿呢？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呢？你碰巧猜中了；顶多只能这么说。”

“难道你从来没体会到碰巧猜中多么有趣和得意吗？我可怜你。我以为你还要聪明一点呢，因为，请相信，碰巧猜中决不仅仅是碰巧。这里面总有点儿天赋。至于说你不同意我用的那个可怜的字眼‘成功’，那我倒还不知道我居然没有丝毫权利使用它呢。你描绘了两张美丽的图画——可是我想还有第三张——介乎一无功劳和包办一切之间的。要不是我怂恿威斯顿先生来这儿作客，给了很多小小的鼓励，把许多小事情解决得妥妥帖帖，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我想你对哈特菲尔德很熟悉，总不至于不了解这点吧。”

“对一个像威斯顿先生那样爽直、坦率的男人和一个像泰勒小姐那样明智、朴实的女人，完全可以放心让他们处理他们自己的事。你去插手，只可能对你自己有害，而不是对他们有益。”

“只要能对别人有益，爱玛从不考虑自己，”伍德豪斯先生只听懂一部分话，这时插嘴说。“可是，我亲爱的，千万别再做什么媒吧；做媒是傻事，把一家人拆散，真叫人伤心。”

“再做一次吧，爸爸；只为埃尔顿先生做一次。可怜的埃尔顿先生！你喜欢埃尔顿先生，爸爸。我得到处留意一下，给他找个妻子。海伯利没有人配得上他，而他来这儿倒已经有整整一年了。他把房子布置得那么舒